

季漢書



季漢書



季漢書卷二十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

金樹本
應一山全校

劉封孟達魏延楊儀列傳

劉封者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爲子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張飛趙雲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也事劉璋璋使將兵二千人副法正迎昭烈昭烈因令達領兵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北徇房陵斬其太守蒯祺平之以達領房陵太守俾進軍畧上庸昭烈恐達難獨任乃遣

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
舉城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乃加耽征北將軍領
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
遷封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城襄陽召封達令發兵相助
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帝恨
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
封遂率所領叛降魏僞魏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
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僞征南
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
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
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

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
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
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
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
嗣立之政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
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
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
爲寒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
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伯重耳踰垣卒以
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
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

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
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
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
還竊^曰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
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
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
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
面事主以正紀綱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
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
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
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將轉都宛鄧

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
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
出封不從申儀叛封封敗還都申耽降僞魏魏以爲懷集
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封旣至帝
責封不救羽又侵陵達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
制御勸帝因此除之乃使封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
之言也達本字子敬避帝叔父敬諱改之建興三年丞相
亮南征師旋至漢陽降人李鴻詣見亮因啟曰間過孟達
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孔明見顧有本末終不爾
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時亮欲討魏欲使達爲外援乃與達書曰往歲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書謀欲來歸數相交通以與申儀有隙儀密白司馬懿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時司馬懿屯宛恐達速發以書誘解之卽潛軍進擊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兵

至城下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懿遂擒達斬之時諸郡守奉禮賀懿克捷懿使人諷儀儀至懿問承制專威福狀并執儀送於洛封子林爲牙門將達子興爲議督軍漢亡乃東徙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爲漢中王都成都當以重將鎮漢川衆論謂在張飛飛亦心自許也昭烈乃拔延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皆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若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

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及昭烈卽位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伐僞魏時僞魏夏侯楙爲安西將軍屯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取隴右不用延計以馬謖將前軍與僞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

八年亮使延西征羌中僞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逆拒延與戰於陽谿大破淮等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亮數北征延每隨亮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也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楊儀者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後去羣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使西詣昭烈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昭烈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昭烈卽位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署宏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

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睦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亮出屯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儀及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又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亮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

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之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禪共作行留部分令禪手書與已連名告于諸將禪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禪出門馳馬而還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視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無他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

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時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以已代亮也儀既領軍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勲至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尚書時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位先琬才能踰之于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白其言十三年廢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一

...

...

季漢書卷二十一

諸暨章陶栽良氏纂

邑後學趙司德仝校

彭蒙廖立馬謖李嚴劉炎列傳

彭蒙字永年廣漢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而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于是乎始褒貶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